



在20世纪80年代，在淮北市的运河南岸，正式工很重要；在20世纪80年代，在淮北市的运河南岸，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这样发生。一旦“正式”，虽然你还在南岸，其实已经是北岸的城里人了，售票员的身份就此过了河。到了21世纪，初平阳、杨杰和易长安坐在北京城南锣鼓巷的一家茶馆的屋顶上，回首父辈的往事，易长安觉得父亲这辈子唯一值得同情的事就是这一件。

“如此荒唐的事情竟也成了。”易长安转着手里的德国黑啤，抬头到灰蒙蒙的夜空里找星星。“他被吓着了；他们都被吓着了。才二十年，世道变化简直是个梦。如果现在谁还拿通奸这种破事来要挟，你会觉得这人是疯子。不要脸也就罢了，你都不好意思——这事算个屁啊。”

杨杰说：“有几个能像你这样

活得与时俱进。”

“别说我，谁也保不准自己一屁股屎。”

三个人在南锣鼓巷的屋顶上笑起来。伪证制造者易长安现在混得很好，“用”过的女人比他信誓旦旦要“挣回尊严”的父亲还多，但他和父亲的区别在于：他静下心来想她们时，会有一种雾气般缥缈的爱。爱很抽象，他习惯性的表述是：想到她们时，我不愿意靠近，我只心疼。至于专治水晶工艺的老板杨杰，其私生活，初平阳知之不多；不是对杨杰本人的生活知道得有限，而是对杨杰所处的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知之甚少，他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情感和性，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男人和女人。

二十年前的运河南岸不存在这样的洒脱、对话和质疑，易培卿等人乖乖地遵照指示做好了一切。他从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搬出来，坐进了院门口的小屋里。在一张从小学校搬过来的旧课桌前，他要问清楚所有打算进来的陌生人所为何事，让他们出示有效证件或者签下名字。他负责把所有信件分发到身边的一个个木头小格子里。现在因为门口头不会仰得那么高，他不再扣风纪扣；这样下巴和喉结更舒服一些；皮鞋也经常忘了擦，为了走路和坐下来养脚，更多时候穿老婆做的千层底布鞋；他和街上那些倚门的女人不再高调调情，还会招呼，但主要是在沉默的状态下成就好事；他更加严重地想到老婆的过去，想到“用”，想到“尊严”，但是酒量变小了，打老婆下手越来越轻，次数也越来越少，他把对男女之事的理解从外向内转，往心里去，就像挖个坑把它埋在里面。一年后，他在文化站

门口再次见到已经转正的售票员的丈夫，他从小屋里出来，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上勾动四根手指让后者靠过来。当那个志得意满的大块头走近，他靠近他左耳朵，小声道：

“你老婆的叫声毫无美感，在音阶上缺少必要的过渡。”

这话说得相当恶毒，不是易培卿的风格。但他实在太恨那家伙，他觉得他过火了，让老婆踩着别的男人的两腿之间往上爬，还把他多年的积蓄全弄光了，然后成了看门的。职位变了，工资也跟着缩水，事后第一个月工资拿到家，易长安他妈才确信出事了。之前从家里拿钱，她还以为是要借给做生意的朋友临时周转，原来是去还风流债。两人在卧室里吵起来，易培卿如实交代还不算完，老婆觉得委屈，把她看眼里的多年来他的花花事全抖了出来，一件件一桩桩，多得易培卿自己都吃惊，这些年原来自己挺忙啊，喝完酒打完老婆依然没闲着。他们的后半夜吵架，易培卿被记录在案的风流史，易培卿本人听进去了多少，他儿子在隔壁就听进去了多少。二十年前在隔壁的易长安听得眼冒金星，恨不得到厨房拿了菜刀替母亲报仇。他咬牙跺脚地对墙说：

“狗日的真流氓！要不是亲爹就好了！”

对父亲的这个论断一直持续到21世纪，易长安成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。有一天他上完课准备去看一个女孩，在离校门五十米外的岔路口，突然不知道该左拐还是右拐，因为左和右各通向一个女孩的家。他在岔路口蹲下来点上一根烟，一边抽一边骂自己：狗日的真流氓。然后想起

当年对着一面墙骂隔壁的父亲。在那根烟抽完之前，他用一枚硬币帮自己决定了拐弯的方向。过两天又到岔路口，他再拿出那枚硬币时，又一次骂自己是流氓。接着，他想，难道我们爷儿俩天生真的就很流氓吗？要是所有男人里只有我和易培卿两人流氓，那他只能是我亲爹。要么他就不算那么流氓——可是，易培卿不是流氓又是什么？他把我妈的一辈子都糟蹋了。

时间改变一切。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，一切都在变。花街在往新里变，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，往好日子里变，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，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，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懒得挂小灯笼，都懒得躲，她们光明正大地坐在胡大成开的美容院和泡脚房里，大冬天也穿着超短的小皮裙；男人们可以隔着玻璃在门外就开始挑选，从她们的光腿开始，一寸一寸地往上审美，直到你对哪一个满意。易培卿也在变，老了，彻底退休了，头发少了肚子大了。他从文化馆（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运河文化站升格为大运河文化馆。新任站长在升格申请报告中写道：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为了与时俱进）的门卫小屋走出来，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，觉得太阳落在了东边。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老了，比如常常想不起来自己的下身，想起来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裤裆里轻飘飘的如同灰烬。他在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来继续负责门卫和传达室工作，因为这样文化馆里就可以省掉一部分开支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（连载 38）

王书记说：“不是把人看住的事，而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让这个人彻底放下，回去推他的磨、过他的日子去。半裸树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啥大事，可放在一个具体的老百姓头上，有利益的事，还有面子的事，有时就是想争口气。温如风争气的成分就大一些。他家推磨、压面能挣不少钱，早就小康了，可为什么还这么干，要找根源，你们要牵住牛鼻子去解疙瘩。咱们县上常年在外告状的有十几个人，但还没有一个搞得如此声名远扬的。不过我刚才也反复讲，老百姓能够站出来维权，尤其是维护尊严，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！树丢了，人挨了黑打，他不维权能行？都不维权，岂不助长了犯罪？只要不是无理取闹，靠胡搅蛮缠攫取不正当利益，老百姓真有法治观念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咱们好好解决就是了嘛，怕什么？南归雁也不要背包袱，温如风被打住院，你日夜守护着，说明对老百姓还是有感情的嘛！这件事你回去下点功夫，县上等着你们的处理结果。好吧，今天也会开得时间不短了，归雁表表态吧！”

安北斗与何首魁坐摩托飙来，算是赶了个会议尾巴。

只听闻南归雁好像是受了多大惊吓，又有些无比感动一般，磕磕巴巴、语无伦次地表起态来：“王书记……各位领导，我们一定吸取教训，深刻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……是沉痛教训，绝不再给县委、县政府和全县人民添乱……抹黑，一定把温如风的事件……处理好，把他那半裸树找……找回来，还要把打人凶手……彻底查清，给县委、县政府……还有全县人民一个交代……”

安北斗看见南归雁在表这番态时，何首魁显出了一脸的鄙夷相。老何的腿也抖得更欢实了，甚至让坐在很远的桌上搞记录的人，都狠狠白了他一眼。

回到镇上，南归雁立即召开了干部会，说是传达会议精神，其实气还在温如风那件事上憋着。他也没客气地把安北斗叫起来站着批评了半晌。安北斗看他情绪如此黯然、激愤，也就给足了老同学面子，没有做丝毫辩解。

何首魁没有来，但主席台上摆着他的名字。有人说他感冒了。镇上的会他可以参加，也可以不参加。

会议扩大到村一级，孙铁锤倒是来了。安北斗从南归雁的训斥中，也处处听到了对孙铁锤的敲打。但村干部就是村干部，不在公务员之列，因此，任何领导对他们讲话，都比对镇干部客气许多。

会后，孙铁锤还问了他一句：“咋了北斗，温存罐还真把活捏大了？”他也借机敲打了一下说：“这回恐怕不是闹着玩的，省市领导都有批示，县委书记还亲自主持开了会，要把偷树贼和打人凶手一查到底！”他看见孙铁锤用指头剔了一点牙花子，迸出老远说：“抓不住人顶屎用。”

镇上是经济工作会议，南归雁却把温如风的事说了半天。下午，连会都没让安北斗参加，就安排他回去驻村，一是看住温如风；二是展开全面调查，不信揪不出打人凶手来。

安北斗先去了一趟派出所，还是想跟何所长联手干。没想到何所长还真感冒了，可能与骑摩托来回颠跑有关系，额头上敷着热毛巾。在县上开完会，他们等着上摩托时，公安局局长跟他说了半天话，好像也是在训斥，并且很严厉。回来时一路上车飙得风一样快，安北斗都怕他把摩托开到沟里去了。

他没好直接跟何所长说联手的事，只说南书记让自己立马回去驻村。

“那你么去。”何所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就再没下话了。他知道老何的态度：任何事不是领导急了，就可以跟着随便抓瞎的。并且越在都慌乱的时候他越镇定，倒显得自己毛手毛脚的，不成熟。他就独自骑车回村里去了。

这天，天上下着贵似油的春雨，地上溜光，自行车几次都打滑到了麦田里。他腰上的呼机也不断地振动着，一看，是老婆杨艳梅在骂他：

你脑子是进水了，不是催粮要款，就是刮宫引产，这下还让告状的给缠住了。一搞一月不落屋，死去吧你！

23 惊蛰

安北斗出门时雨很小，他想着春雨只会下那么几滴，没想到越下越大，已淋成落汤鸡了还没到北斗村。他走前去了一趟卫生院，杨艳梅正穿着白大褂在织毛衣。有一个病人躺在远处挂吊瓶。她一见他气就不顺，从前年冬月数落起：给人家抬了一个月的人，集中到卫生院引产、上环，还帮着伺候“月婆子”，就差没替人家洗褥子了；刚安生些，又到县上伺候温如风；人家哪怕把温如风的卵蛋打成鸵鸟蛋了，与你啥干？一个腊月、正月都围着人家转，温如风是你爷是你爹呀？现在又去驻村，镇上那么多干部，就你轻狂？就你能行？给个麦秸还真当拐棍了，看南归雁是给你弄了股级呀还是科级？滚，滚远些，死到村里永远别回来！气得他二话没说，夹起车子就走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

（连载 84）



说完战事，冷大人又想起了那份折磨人的“世系图谱”：“拙作实在劳烦公子，这些日子，想必大大受累了。”“哦，这正是我研习的良机。已译出三分之一。不过越是后边，越是难了。”“后面订改甚多，如誊抄一遍会更好。唉，实在没有时间了。而今，那些家伙像饿狼一样扑来了。这大概他们最后的凶悍了。”舒莞屏甚以为然：“还有革命党人呢！比起北方，南国让敌人更加穷于应对。”冷霖渡面色变得凝重：“岂止南国！公子见过那位特使，还有他手下的那位‘铁嘴’，个个都是厉害的角色，他们已经在半岛组建了一支队伍！行事之快，出乎所有人预料，许多人做梦都不曾想到。”他好像被呛住，咳着，伸手捋一下喉结：“半岛格局从此大变了，妈的！”舒莞屏第一次听到对方爆出粗口。

自“五微子”事件之后，舒莞屏很少去辅成院，已多日不见小棉玉。在这非同寻常的日子里，她的忙碌似乎超出想象。他和憨儿出门，本想再去海岸，驶走不远就被一阵喊杀声惊住了。原来激昂之声来自训场，于是掉转马头。训场上，几队兵士正在声声口令中激烈操练。这是一支即将奔赴海岛的精锐部队，其中一部分来自大城池护卫，还有东部操演场临时调来的兵士。他们配备武器精良，除了弯刀长铤，腰上还悬了两只铁蛋。“那是‘掌手雷’，一拉捻子炸个满脸花！”憨儿说。指挥者正是那个衰老而严厉的都尉，他呼号发令，声嘶力竭。

他们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策马驰向海岸。“这些人就要开赴岛上，那里原有三十多个中看不中用的守军。”憨儿说着，脚铿轻触胯下老马，与舒莞屏并驾齐驱。路上仍有运送物资的车辆，不过前几天见过的黑漆漆的大炮没了，大致是粮秣之类。这表明炮台筑

完，只等靠近的战舰了。他们在岸前遥望远海，发现那只战舰真的比以前近了许多，但似乎仍不足以炮击南岸。憨儿指着远处喊：“大人快看！”啊，在更远的西北方，又多出两个模糊的舰影。“果真如此，又有两艘战舰驶来了！”舒莞屏说。

连日来，大城池的人纷纷谈论北海出现的舰船。城中战备紧张，渔场和捕蜃场已进入战时状态：全员出动，一排排簪子改为堑壕堡垒，各营头领皆着戎装，除了给手下人发放火器围枪，所有捕具如橹桨抓钩和围网之类都成为武器。守城副都统为岸战总领，对岸上布防、训练精锐、加固海岛诸事严密掌握。舒莞屏只闻其名未见其人，以前只听过冷大人的赞许：“有他，你我起码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”舒莞屏明白这句嘉赏包含了多少内容：许多时候，一城一地的安危确须托付于冷血之人。

就因为那个人的存在，冷霖渡和冷大人，以及诸多大人们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河东。那里的枪炮声在城中是听不见的，但快马牒令早把战情即时传递，每一次交火、防地变易、新军与旗营动向、革命军的退守，府中都了如指掌。海上的三艘战舰摆成不规则的三角形，又向南岸推进了二十余里，然后锚定。“他们还等什么？会有新的援军到来吗？”憨儿问舒莞屏。“也许他们用的就是拖延战术，以拖待

变。”舒莞屏想起了国师前几日对战情的分析。北部战事迫在眉睫，东部情势必受牵扯。“我们的两位将军和革命军联手，西边南边再予以策应，敌人一定败得很惨！”憨儿说到东部战局，颇为自信。舒莞屏认为憨儿的判断切中肯綮，思路甚是明澈，不禁对其另眼相看。他心中一直未能明了且深以为憾的是：将军们为什么不能与那支革命军更早更快地联手？

他们从海边归来的第三天，下午四时，传来沉闷的三声炮响。憨儿和舒莞屏闻声出门，见瘦削青年和三五卫士站在廊外，个个面带惊异。冷大人并未出现。“敌舰开炮了！”一个骑马兵士匆匆而来，交给瘦削青年一纸文书。“我们的大炮为何还不轰击？”憨儿问。一个卫士答：“那舰离得还远。这几声炮压根打不到岸上，不过是吓人的。”大家议论起来，认为敌舰不会大摇大摆靠近岸边，它或许会在某个午夜偷袭。

二

炮声不再停歇，只零星星星，并不激烈。尽管如此，沿岸防务变得愈加紧张严密，那支精锐的队伍随时准备赴岛。这之前已有大量辎重从码头运至岛上，回程满载其他物品：凡战时不宜留在岛上的东西都要运回。憨儿估计那个研训营一定改成了战营。“只可惜了那

（未完待续）